

紅雪樓原
版影印

蔣士銓著九種曲

上海朝記書莊印行

唐駢署

壬戌年四月中幹

蔣士銓九種曲

益茂真襄



齧

紅雪瘦原卒

香祖瘦

孟秋莫樂



民國十二年 上海
朝記書莊印行

癸亥七月上海
朝記者局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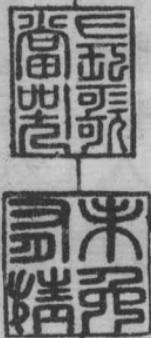
自序

雪筆

或謂藏園主人曰。子題慤烈記云。安肯輕提南董筆替人兒女寫相思。今乃成轉情關一編。豈非破綺語之戒。涉欲海之波。踐情塵之跡耶。主人听然而笑曰。否。否。風雅首於二南。其閨房式好之詞。巾幘懷人之什。長言而嗟嘆之何爲者。蓋得乎性情之正者也。惟然故冠於三百之篇。或曰。敢問香祖樓情何以正。主人曰。曾氏得螽斯之正者也。李氏得小星之正者也。仲子得關雎之正者也。發乎情止乎禮義。聖人弗以爲非焉。豈兒女相思之謂耶。或曰。敢問兒

女相思則何。若主人曰才色所觸。情欲相維。不待父母媒妁之言。意耦神構。自行其志。是淫奔之萌蘖也。君子惡焉。或曰。然則茲編仍南董之筆歟。主人曰。知言哉。于是以情關正其疆界。使言情者弗敢私越焉。乾隆甲午寒食日藏。

園居士自書



論文一則

甚矣香祖樓之難于下筆也。前有空谷香之夢蘭而若蘭何以異焉。夢蘭若蘭同一淑女也。孫虎李蚓同一繼父也。吳公子扈將軍同一樊籠也。紅絲高駕同一介紹也。成君美裴畹同一故人也。小婦同一短命也。大婦同一賢媛也。使各爲小傳。且難免雷同瓜李之嫌。况又別撰三十二篇。洋洋灑灑之文。必將襲馬爲班。本駒成祁。安能別貢于邕。判優于教也乎。作者曰不然。夢蘭之吳公子成君。美實有其人。若蘭之外。皆不可深考。吾以蘭爲獅之珠龍之珠道。

之鬼睛布之戟支焉。按蘭譜。蘭之紫者黃者白者皆有姓名也。害蘭者蚓與蟻也。架高則免焉。而又護之以風幡。培之于九畹。自能展其媚而揚其芬也。于是布子分郢。立經陳緯。製局謀篇。穿插掩映。將複轉離。欲粘反脫。試合兩劇。而參觀之微。特不侵犯。且各極其變化。推移之妙。嗚呼。神矣哉。予謂不善爲文者。如拙工之寫生。秦人越人。無不相似者。善爲文者不然。伯喈必非仲喈。家臣斷非至聖也。玉茗先生寫杜。女離魂若彼矣。作者偏不畏其難。而一再櫻其鋒。犯其壘。弗以爲苦。寫夢蘭之死。則達也。寫俞娃之

死。則戀也。寫若蘭之死。則恨也。皆非若麗娘之死于情欲。
之感。而立言之旨。動關風化。較彼導欲宣淫之作。又何其
婉而多風嚴而有體也。耶。至首尾二篇。以情關爲轉捩。發
出徹地通天之論。造語神奇。說理平實。括三乘于半偈。韜
萬派于一源。又何其解悟神通若是歟。昔人以填詞爲俳
優之文。不復經意。作者獨以古文法律行之。搏兔用全力。
君子于其言。無所苟而已矣。不信然乎。前身花之寺僧兩

峯山人羅聘書

大千居士

後序

卷之三

予情渺渺引自無端此境依依因而有着剪柔絲而不斷亂緒偏多遏逝水以難停驚波靡定都無起止心花發向誰邊忽有勾留意蕡粘于空際益從因示現遂繙縕之非常以相生緣竟纏綿而莫解聯寸衷于脉脉此之謂情生百感于茫茫轉成爲恨情能終局歡娛皆係前塵恨少收場苦惱多由宿業嗟乎補情天之缺采石焉求填恨海之坑冤禽罔訴乃有文章大手挽恨水之奔濤肯將詞賦餘波潤情田之槁壤婆心隱躍假風月以寓雷霆苦口瀾翻

藉。褒。彈。而。爲。棒。喝。寄。詞。詞。于。莊。論。無。非。指。點。迷。津。寫。名。理。
于。清。言。不。異。商。量。正。學。此。香。祖。樓。一。編。之。所。由。作。也。原。夫。
花。生。上。界。三。枝。偶。作。低。徊。因。之。劫。墮。閻。浮。一。室。來。成。眷。屬。
天。闕。共。轉。巍。巍。手。握。樞。機。世。綱。爭。投。赫。赫。途。分。霧。蠹。六。般。
成。就。旗。邊。字。字。分。明。各。種。無。常。簿。上。紛。紛。領。受。爾。乃。協。紫。
綬。黃。裳。之。吉。現。宰。官。仕。女。之。身。戶。列。三。星。圖。成。二。美。桐。陰。
比。翼。翔。阿。閣。之。鸞。皇。銀。漢。交。翎。戲。仙。橋。之。鶼。鵠。情。之。正。者。
福。用。歸。焉。別。有。孤。根。屈。曲。秀。出。卑。枝。弱。羽。離。襯。生。爲。窮。鳥。
造。化。不。加。憐。惜。鬼。神。安。肯。護。持。是。雨。露。之。所。遺。任。風。霜。之。

交妬偶登鷺領便稱弟子陀羅纔近蓮臺許作慈航龍女。
于是綠珠堆米換取璧人寶帳垂烟遮藏金屋南園鬪草。
花底隨肩碧沼觀荷尊前聯詠極倡隨之樂邊旁倚此娟。
娟訂燕婉之盟固結期于世世不料貪狼無饜中山之毒。
肆流黠鼠多謀半夜之奸叵測雖鋤齒有律堂縣燭恆之
犀而縛鬼無憑符少辟邪之咒嗟乎草難獨活花作將離。
斷寸寸之猿腸洒行行之鵝血零丁賦命子爾小星揖遜。
甘心賢哉大婦春光九十便算一生恩愛萬千難留半晌。
空抱重圓之鏡徒悲已缺之甌休言笛授花奴枉說樓名。

香祖從此魂銷海畔。頻延屢死之生。目斷天涯。再龢雙聲。
之韵帛書寄去。盼穿河北關山。油壁推來。笑煞党家風味。
且向銷金帳下。凜凜數言試看。刁斗聲中。錚錚一命。于是。
桑扈絕交飛。之想高吟。求友鵠鴿。芫蘭釋紝。佩之憂不唱。
換巢鸞鳳。同全趙璧。謀從間道而歸。誰失楚弓。暗買曲張。
而得入雄狐盜藪。依然不染亭亭。假雌虎獅威。猶是無瑕。
皎皎無何王師自天而下。蟻賊據險以迎。九重授鉞誇渠。
橫海將軍三十登壇。是妾封侯夫婿郎。真羆虎僕亦崑崙。
沙吒利函顱有匣。敢將柳氏潛藏。古押衙救死無丹。空把

王娘偷出鳴牕。半庵落葉掩此哀蟬。滿馬征旗難招別鶴。
徒使殘魂一縷。化爲幕上之鳥。雖餘細柳千絲。莫返樓中
之燕。情之恨者人也。天乎若乃將仲子兮其癡難及猶夫。
人也。厥愛惟均。衾裯陳列。隅之圖枕簟結同功之繭。他生
未卜。此生先說。休休小別如何。永別居然。草草捧遙緘而
隕涕。高樓拍遍。闌干坐冷月以懷人。破驛聽殘鼓角。獨尋
蕭寺可憐少婦。離魂晝寢空堂。還續香樓前夢。莫不以癡
償恨。以愛生魔。敢云本德爲功。恃緣成福。夫奉行惟善。曾
司有紀錄之神。食報不虛。戰壘集酬恩之鬼。雖恒理之可。

信實寓言之有加也。至于蟻穿蚓蝕，皆爲芳烈所招卽教幡護架擎，亦係馨香宜有。魔寧任過，義敢稱功。若非帝釋前後諄諄，將使衆生來回嘗嘗。此又情關之妙于其轉者也。嗟乎舞衫歌扇，大半宣淫。檀板金樽，無非行樂。說理者落于腐障，掩耳思逃。醒世者墮入狐禪，游談惹厭。惟本忠孝節義之旨趣，發爲布帛菽粟之詞章。質非僉父之敷陳，雅異俗流之掉弄。雲霞結綺，目眩者方知五色成文。琴瑟和聲，傾聽者始識八音吹律。試問俳優陋語，可能感動至情。若無筆墨化工，不足維持名教。借酒盃而歌哭，自君出。

矣。奚殊三疊清商觸恨壘以咨嗟。惟我聽之不啻一聲河。
滿乾隆甲午九秋種木居士陳守詒題撰。

